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一上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七百十三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一上　　宋　袁樞　撰

魏滅蜀

魏邵陵厲公嘉平五年漢衛將軍姜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為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每欲興軍大舉大將軍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不如且保國治民謹守社稷如其功

業以俟能者無為希冀傲倖决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及褘死維得行其志乃將數萬人出石營圍狄道

高貴鄉公正元元年夏四月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於漢六月姜維寇隴西　冬十月漢姜維自狄道進拔河間臨洮將軍徐質與戰殺其盪寇將軍張嶷漢兵乃還

二年秋七月姜維復議出軍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以為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率車騎將軍夏侯霸及

翼同進八月維將數萬人至枹罕趨狄道征西將軍陳泰敕雍州刺史王經進屯狄道須泰軍到東西合勢乃進泰軍陳倉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漢人戰不利經輒渡洮水泰以經不堅據狄道必有他變率諸軍以繼之經已與維戰於洮西大敗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犇散死者萬計張翼謂維曰可以止矣不宜復進進或毀此大功為蛇畫足維大怒遂進圍狄道辛未詔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陳泰并力拒維戊辰復以大

尉孚為後繼泰進軍隴西諸將皆曰王經新敗蜀衆大盛將軍以烏合之卒繼敗軍之後當乘勝之鋒殆必不可古人有言蝮蛇螫手壯士解腕孫子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不如據險自保觀釁待敝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泰曰姜維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高壁深壘挫其鋭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經既破走維若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放兵收降招

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而乃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鋭氣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兵書云修櫓轒轀三月乃成拒堙三月而後已誠非輕軍遠入之利也今維孤軍遠僑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自然之勢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内今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君等何言如是遂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狄道城

中將士見救至皆憤踊維不意救兵卒至緣山急來攻之泰與交戰維退泰引兵揚言欲向其還路維懼九月甲辰維遁走城中將士乃得出王經歎曰糧不至旬向非救兵速至舉城屠裂覆喪一州矣泰慰勞將士前後遣還更差軍守并治城壘還屯上邽泰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大將軍昭曰陳征西沈勇能斷荷方伯之重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希簡上事必能辦賊故也都督大將不

當爾邪姜維退駐鍾提

甘露元年春正月姜維進位大將軍　夏六月姜維在鍾提議者多以為維力已竭未能更出安西將軍鄧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士卒彫殘倉廪空虛百姓流離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仗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為一我分為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羌

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為之外倉五也賊有黠計其來必矣　秋七月姜維復率衆出祁山聞鄧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艾據武城山以拒之維與艾爭戰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段口大破之以艾為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維與其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期不至故敗士卒星散死者甚衆蜀人由是怨維維上書謝求自貶黜乃以衛將軍行大將軍事

二年冬十二月姜維聞魏分關中兵以赴淮南欲乘虛向秦川率數萬人出駱谷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少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司馬望及安西將軍鄧艾進兵據之以拒維維壁於芒水數挑戰望艾不應是時維數出兵蜀人愁苦中散大夫譙周作仇國論以諷之曰或問往古能以弱勝彊者其術何如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常多慢處小有憂者常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多句踐

卹衆以弱斃彊此其術也或曰曩者項彊漢弱相與戰爭項羽與漢約分鴻溝各歸息民張良以為民志既定則難動也率兵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曰當商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仗劒鞭馬取天下乎及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烏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彊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彼皆傳國易世

矣既非秦末鼎峙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為文王難為漢祖夫民之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為小利移目不為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

三年春二月姜維退還成都復拜大將軍　初漢昭烈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

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及姜維用事建議以為錯守諸圍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聽敵入平重關頭鎮守以捍之令游軍旁出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運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漢主令督漢中胡濟卻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

四年尚書令陳祗以巧佞有寵於漢主姜維雖位在祗

上而多率衆在外希親朝政權任不及祇　秋八月丙子祇卒漢主以僕射義陽董厥為尚書令尚書諸葛瞻為僕射

元皇帝景元二年冬十月漢主以董厥為輔國大將軍諸葛瞻為都護衛將軍共平尚書事以侍中樊建為尚書令時中常侍黄皓用事厥瞻皆不能矯正士大夫多附之唯建不與皓往來秘書令郤正久在内職與皓比屋周旋三十餘年澹然自守以書自娛既不為皓所愛

亦不為皓所憎故官不過六百石而亦不罹其禍漢主弟甘陵王永憎皓皓譖之使十年不得朝見呉主使五官中郎將薛珝聘于漢及還呉主問漢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為至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珝綜之子也

三年秋八月大將軍姜維將出軍右車騎將軍廖化曰

兵不戰必自焚伯約之謂也智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厭將何以存　冬十月維入寇洮陽鄧艾與戰於侯和破之維退住沓中初維以羈旅依漢身受重任興兵累年功績不立黃皓用事於中與右大將軍閻宇親善陰欲廢維樹宇維知之言於漢主曰皓姦巧專恣將敗國家請殺之漢主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每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於失言遜辭而出漢主敕皓詣維陳謝維由是自疑懼返自洮

陽因求種麥沓中不敢歸成都　司馬昭患姜維數為冦官騎路遺求為刺客入蜀從事中郎荀朂曰明公為天下宰宜仗正義以伐違貳而以刺客除賊非所以刑于四海也昭善之朂爽之曽孫也昭欲大舉伐漢朝臣多以為不可獨司隸校尉鍾會勸之昭諭衆曰自定壽春以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今吴地廣大而下濕攻之用功差難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虢取虞之勢也計蜀戰士九萬居

守成都及備他境不下四萬然則餘衆不過五萬令絆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以劉禪之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内震其亡可知也乃以鍾會為鎮西將軍都督關中征西將軍鄧艾以為蜀未有釁屢陳異議昭使主簿師纂為艾司馬以諭之艾乃奉命姜維表漢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及陰平之橋頭以防未然黄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啟

漢主寢其事羣臣莫知

四年夏五月詔諸軍大舉伐漢遣征西將軍鄧艾督三萬餘人自狄道趣甘松沓中以連綴姜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三萬餘人自祁山趣武街橋頭絶維歸路鍾會統十餘萬衆分從斜谷駱谷子午谷趣漢中以廷尉衛瓘持節監艾會軍事行鎮西軍司瓘覬之子也會過幽州刺史王雄之孫戎問計將安出戎曰道家有言為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或以問參相國軍事平原劉

寔曰鍾鄧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寔笑而不答　秋八月軍發洛陽大賚將士陳師誓衆將軍鄧敦謂蜀未可討司馬昭斬以徇漢人聞魏兵且至乃遣廖化將兵詣沓中為姜維繼援張翼董厥等詣陽安關口為諸圍外助大赦改元炎興敕諸圍皆不得戰退保漢樂二城城中各有兵五千人翼厥比至陰平聞諸葛緒將向建威留住月餘待之鍾會率諸軍平行至漢中九月鍾會使前將軍李輔統萬人圍王含

於樂城護軍荀愷圍蔣斌於漢城會徑過西趣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墓初漢武興督蔣舒在事無稱漢朝令人代之使助將軍傅僉守關口舒由是恨鍾會使護軍胡烈為前鋒攻關口舒詭謂僉曰令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惟全為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全為功我以出戰克敵為功請各行其志遂率其衆出僉謂其戰也不設備舒率其衆迎降胡烈烈乘虛襲城僉格鬭而死

僉彤之子也鍾會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大得庫藏積穀鄧艾遣天水太守王頎直攻姜維營隴西太守牽弘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兵還欣等追躡於彊川口大戰維敗走聞諸葛緒已塞道屯橋頭乃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緒後緒聞之却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却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還至陰平合集士衆欲赴關城未到聞其已破退趣白水遇廖化張翼董厥

等合兵守劒閣以拒會　冬十月鄧艾進至陰平簡選精鋭欲與諸葛緒自江油趣成都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行非本詔遂引軍向白水與鍾會合會欲專軍勢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姜維列營守險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遠軍食乏欲引還鄧艾上言賊已摧折宜遂乘之若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劒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出其不意劒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劒閣之軍

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又運糧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氊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諸葛瞻督諸軍知艾至涪停住不進尚書郎黄崇權之子也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納崇再三言之至于流涕瞻不能從艾遂長驅而前擊破瞻前鋒瞻退住緜竹艾以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為琅琊王瞻怒斬

艾使列陳以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引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叱忠纂等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斬瞻及黄崇瞻子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黄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為策馬冒陳而死漢人不意魏兵卒至不為城守調度聞艾已入平土百姓擾擾皆迸山野不可禁制漢主使羣臣會議或以為蜀之與吳本為盟國宜可犇吳或以為南中七郡

阻險斗絶易以自守宜可犇南光禄大夫譙周以為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為天子者今若入吴國亦當臣服且治政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明矣等為稱臣為小孰與為大再辱之恥何與一辱且若欲犇南則當早為之計然後可往今大敵已近禍敗將及羣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或曰今艾已不遠恐不受降如之何周曰方今東吴未賔事勢不得不受受之

不得不禮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請京都以大義爭之衆人皆從周議漢主猶欲入南狐疑未決周上疏曰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為猶數反叛自丞相亮以兵威偪之窮乃率從今若至南外當拒敵内供服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夷其叛必矣漢主乃遣侍中張紹等奉璽綬以降於艾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漢主不聽是日諶

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張紹等見鄧艾於雒艾大喜報書褒納漢主遣太僕蔣顯别敕姜維使降鍾會又遣尚書郎李虎送士民簿於艾户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甲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艾至成都城北漢主率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詣軍門艾持節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檢御將士無得虜畧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漢主禪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漢羣司各隨高下拜為王

官或領艾官屬以師纂領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牽弘等領蜀中諸郡艾聞黄皓姦險收閉將殺之皓賂艾左右卒以得免姜維等聞諸葛瞻敗未知漢主所嚮乃引軍東入于巴鍾會進軍至涪遣胡烈等追維維至郪得漢主敕命乃令兵悉放仗送節傳於胡烈自從東道與廖化張翼董厥等同詣會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於是諸郡縣圍守皆被漢主敕罷兵降鍾會厚待姜維等皆權還其印綬節蓋　魏之伐蜀也吳人或謂襄陽張悌曰

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百姓未服今又勞力遠征敗於不暇何以能克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丕叡承之刑繁役重東西驅馳無有寧歲司馬懿父子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為之謀主而救其疾苦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任賢使能各盡其心其本根固矣姦計立矣今蜀閹宦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卒敝競於外利不修守備彼彊弱不同

智算亦勝因危而伐殆無不克噫彼之得志我之憂也吳人笑其言至是乃服　十二月乙卯以鄧艾為太尉鍾會為司徒　鄧艾在成都頗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艾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艾以書言於晉公昭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煑鹽興冶為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為順流之事

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封禪為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為之宮舍爵其子為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昭使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衆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

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賔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國家計也鍾會内有異志姜維知之欲構成擾亂乃說會曰聞君自淮南已來筭無遺策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何不灋陶朱公泛舟絶迹全功保身邪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為今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佗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

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出則同轝坐則同席會因鄧艾承制專事乃與衛瓘密白艾有反狀會善效人書於劒閣要艾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辭指悖傲多自矜伐又毀晉公昭報書手作以疑之

咸熈元年春正月壬辰詔以檻車徵鄧艾晉公昭恐艾不從命敕鍾會進軍成都又遣賈充將兵入斜谷昭自將大軍從帝幸長安以諸王公皆在鄴乃以山濤為行軍司馬鎮鄴初鍾會以才能見任昭夫人王氏言於昭

曰會見利忘義好為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及會將發漢西曹屬邵悌言於晉公曰今遣鍾會率十萬餘衆伐蜀愚謂會單身無任不若使餘人行也晉公笑曰我寧不知此邪蜀數為邊寇師老民疲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而彊使之適所以為敵禽耳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蜀必可滅滅蜀之後就如卿慮何憂其不能辦邪夫蜀已破亡遺民震恐不足與共圖事中國將士各

自思歸不肯與同也會若作惡秖自滅族耳卿不須憂此愼勿使人聞也及晉公將之長安悌復曰鍾會所統兵五六倍於鄧艾但可敕會取艾不須自行晉公曰卿忘前言邪而云不須行乎雖然所言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信意待人但人不當負我耳我豈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賈護軍問我頗疑鍾會不我答言如今遣卿行寧可復疑卿邪賈亦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鍾會遣衛瓘先至成都收鄧艾會以瓘兵少欲令艾殺

瓘因以為艾罪瓘知其意然不可得拒乃夜至成都檄艾所統諸將稱奉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若來赴官軍爵賞如先敢有不出誅及三族比至鷄鳴悉來赴瓘唯艾帳内在焉平旦開門瓘乘使者車徑入至艾所居艾尚卧未起遂執艾父子置艾於檻車諸將圖欲劫艾整仗趣瓘營瓘輕出迎之偽作表草將申明艾事諸將信之而止丙子會至成都送艾赴京師會所憚惟艾艾父子既禽會獨統大衆威震西土遂决意謀反會欲使姜

維將五萬人出斜谷為前驅會自將大衆隨其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渭入河以為五日可到孟津與騎兵會洛陽一旦天下可定也會得晉公書云恐鄧艾或不就徵令遣中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會得書驚呼所親語之曰但取鄧艾相國知我獨辦之今來大重必覺我異矣便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作劉備也丁丑會悉請護軍郡守牙門

騎督以上及蜀之故官為太后發哀於蜀朝堂矯太后遺詔使會起兵廢司馬昭皆班示坐上人使下議訖書版署置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羣官悉閉著益州諸曹屋中城門宮門皆閉嚴兵圍守衛瓘詐稱疾篤出就外廨會信之無所復憚姜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盡坑魏兵復立漢主密書與劉禪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會欲從維言誅諸將猶豫未決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烈

會愛信之建恐烈獨坐啟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諸牙門隨例各內一人烈紿語親兵及疏與其子淵曰丘建密說消息會已作大坑白棓數千欲悉呼外兵入人賜白帢拜散將以次棓殺內坑中諸牙門親兵亦咸說此語一夜轉相告皆徧己卯日中胡淵率其父兵雷鼓出門諸軍不期皆鼓譟而出曾無督促之者而爭先赴城時會方給姜維鎧仗白外有匈匈聲似失火者有頃白兵走向城會驚謂維曰兵來似欲作惡當云何維

曰但當擊之耳會遣兵悉殺所閉諸牙門郡守內人共舉机以拄門兵斫門不能破斯須城外倚梯登城或燒城屋蟻附亂進矢下如雨牙門郡守各緣屋出與其軍士相得姜維率會左右戰手殺五六人衆格斬維爭前殺會會將士死者數百人殺漢太子璿及姜維妻子軍衆抄畧死喪狼籍衛瓘部分諸將數日乃定鄧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於檻車迎還衛瓘自以與會共陷艾恐其為變乃遣護軍田續等將兵襲艾遇於緜竹西斬艾父

子艾之入江油也田續不進艾欲斬續既而捨之及瓘遣續謂曰可以報江油之辱矣鎮西長史杜預言於衆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為名士位望已高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將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俟駕而謝預預恕之子也鄧艾餘子在洛陽者悉伏誅徙其妻及孫於西城鍾會兄毓嘗密言於晉公曰會挾術難保不可專任及會反毓已卒晉公思鍾繇之勲與毓之賢特原毓子峻辿官爵如故會功曹向雄收葬會尸晉公名而責

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鍾會躬為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于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不亦可乎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世明公讐對枯骨捐之中野豈仁賢之度哉晉公悅與宴談而遣之　三月劉禪舉家東遷洛陽時擾攘倉卒禪之大臣無從行者惟秘書令郤正及殿中督

汝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禪禪賴正相導宜適輿動無闕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初漢建寧太守霍弋都督南中聞魏兵至欲赴成都劉禪以備敵既定不聽成都不守弋素服大臨三日諸將咸勸弋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詳主之安危去就大故不可苟也若魏以禮遇主上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邪得禪東遷之問始率六郡將守上表曰臣聞人生於三事之如一惟難所在則致其命今臣國

敗主附守死無所是以委質不敢有貳晉王善之拜南中都尉委以本任丁亥封劉禪為安樂公子孫及羣臣封侯者五十餘人晉王與禪宴為之作故蜀技旁人皆為之感愴而禪喜笑自若王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是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乆全况姜維邪他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郤正聞之謂禪曰若王後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逺在岷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王復問禪對如前王曰何

乃似郤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　初鍾會之伐漢也辛憲英謂其夫之從子羊祜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會請其子郎中琇為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為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請于晉王王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琇竟以全歸癸巳詔以琇嘗諫會反賜爵關內侯

晉武帝泰始五年春二月濟陰太守巴西文立上言故

蜀之名臣子孫流徙中國者宜量才敘用以慰巴蜀之心傾呉人之望帝從之巳未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其子瞻臨難而死義其孫京宜隨才署吏又詔曰蜀將傅僉父子死於其主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為異哉僉息著募沒入奚官宜免為庶人

七年安樂思公劉禪卒

九年　初鄧艾之死人皆寃之而朝廷無為之辨者及帝即位議郎敦煌段灼上疏曰鄧艾心懷至忠而荷反

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三族之誅艾性剛急矜功伐善不能協同朋類故莫肯理之臣竊以為艾本屯田掌犢人寵位已極功名已成七十老公復何所求正以劉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鍾會有悖逆之心畏艾威名因其疑以構成其事艾被詔書即遣彊兵束身就縛不敢顧望誠自知奉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誅之後艾官屬將吏愚戇相聚自共追艾破壞檻車解其囚執艾在困地狼狽失據未嘗與腹心

之人有平素之謀獨受腹背之誅豈不哀哉陛下龍興闡弘大度謂可聽艾歸葬舊墓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闔棺定謚死無所恨則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為陛下死矣帝善其言而未能從會帝問給事中樊建以諸葛亮之治蜀曰吾獨不得如亮者而臣之乎建稽首曰陛下知鄧艾之冤而不能直雖得亮得無如馮唐之言乎帝笑曰卿言起我意乃以艾孫朗為郎中

淮南三叛

文欽　毌丘儉　諸葛誕

魏高貴鄉公正元元年　初揚州刺史文欽驍果絕人曹爽以鄉里故愛之欽恃爽勢多所陵傲及爽誅欽已內懼又好增虜級以邀功賞司馬師常抑之由是怨望鎮東將軍毌丘儉素與夏侯玄李豐善玄等死儉亦不自安乃以計厚待欽儉子治書侍御史甸謂儉曰大人居方嶽重任國家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矣儉然之

二年春正月儉欽矯太后詔起兵於壽春移檄州郡以討司馬師又表言相國懿忠正有大勲於社稷宜宥及後世請廢師以侯就第以弟昭代之太尉孚忠孝小心護軍望忠公親事皆宜親寵授以要任望孚之子也儉又遣使邀鎮南將軍諸葛誕誕斬其使儉欽將五六萬衆度淮西至項儉堅守使欽在外為游兵司馬師問計於河南尹王肅肅曰昔關羽虜于禁於漢濵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衆一旦瓦解

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之勢矣時師新割目瘤創甚或以為大將軍不宜自行不如遣太尉孚拒之唯王肅與尚書傅嘏中書侍郎鍾會勸師自行師疑未決嘏曰淮楚兵勁而儉等負力遠鬬其鋒未易當也若諸將戰有利鈍大勢一失則公事敗矣師蹶然起曰我請輿疾而東戊午師率中外諸軍以討儉欽以弟昭兼中領軍留鎮洛陽召三方兵會于陳許師問計於光祿勳鄭袤袤曰毋

丘儉好謀而不達事情文欽勇而無算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宜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策也師稱善師以荊州刺史王基為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基言於師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誘迫脅畏目下之戮是以尚屯聚耳若大兵一臨必土崩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致於軍門矣師從之以基為前軍既而復敕基停駐基以為儉等舉軍足以深入而久不進者是其詐偽已露衆心疑沮也今不揚

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儉欽虜略人民以自益又州郡兵家為賊所得者更懷離心儉等所迫脅者自顧罪重不敢復還此為錯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有矣譙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計之大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㶏水閏月甲申師次于㶏橋儉將史招李續相次來降

王基復言于師曰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方今外有彊冦内有叛臣若不時决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議者多言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令保壁壘以積實資虜而遠運軍糧甚非計也師猶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地南頓是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項亦欲往爭發十餘里聞基先到乃復還保項　吳丞相峻率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會稽留

賛龔壽春司馬師命諸軍皆深壁髙壘以待東軍之集諸將請進軍攻項師曰諸軍得其一未知其二淮南將士本無反志儉欽說誘與之舉事謂遠近必應而事起之日淮北不從史招李續前後瓦解内乖外叛自知必敗困獸思鬬速戰更合其志雖云必克傷人亦多且儉等欺誑將士詭變萬端小與持久詐情自露此不戰而克之術也乃遣諸葛誕督豫州諸軍自安風向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譙宋之間絶其歸路師屯

汝陽毋丘儉文欽進不得鬬退恐壽春見襲計窮不知所為淮南將士家皆在北衆心沮散降者相屬惟淮南新附農民為之用儉之初起遣健步齎書至兖州兖州刺史鄧艾斬之將兵萬餘人兼道前進先趨樂嘉城作浮橋以待師儉使文欽將兵襲之師自汝陽潛兵就艾於樂嘉欽猝見大軍驚愕未知所為欽子鴦年十八勇力絶人謂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為二隊夜夾攻軍鴦率壯士先至鼓譟軍中震擾師驚駭所病

目突出恐衆知之嚙被皆破欽失期不應會明鴦見兵盛乃引還師謂諸將曰賊走矣可追之諸將曰欽父子驍猛未有所屈何苦而走師曰夫一鼓作氣再而衰鴦鼓譟失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將引而東鴦曰不先折其勢不得去也乃與驍騎十餘摧鋒陷陳所向皆披靡遂引去師使左長史司馬班率驍騎八千翼而追之鴦以疋馬入數千騎中輒殺傷百餘人乃出如此者六七追騎莫敢逼殿中人尹大目小為曹氏家奴常在天

子左右師將與俱行大目知師一目已出啟云文欽本是明公腹心但為人所誤耳又天子鄉里素與大目相信乞為公追解語之令還與公復好師許之大目單身乗大馬被鎧冑追欽遥相與語大目心實欲為曹氏謬言君侯何苦不可復忍數日中也欲欽解其旨欽殊不悟乃更厲聲罵大目曰汝先帝家人不念報恩而反與司馬師作逆不顧上天天不祐汝張弓傅矢欲射大目大目泣涕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是日毋丘儉聞欽退

恐懼夜走衆遂大潰欽還至項以孤軍無繼不能自立欲還壽春壽春已潰遂犇吳吳孫峻至東興聞儉等敗壬寅進至橐臯文欽父子詣軍降毋丘儉走北至慎縣左右人兵稍棄儉去儉藏水邊草中甲辰安風津民張屬就殺儉傳首京師封屬為侯諸葛誕至壽春壽春城中十餘萬口懼誅或流迸山澤或散走入吳詔以誕為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揚州諸軍事夷毋丘儉三族儉黨七百餘人繫獄侍御史杜友治之惟誅首事者

十人餘皆奏免之　吳孫峻聞諸葛誕已據壽春乃引兵還以文欽為都護鎮北大將軍幽州牧

甘露元年秋九月吳孫峻卒孫綝輔政

二年夏四月　征東大將軍諸葛誕素與夏侯玄鄧颺等友善玄等死王淩毋丘儉相繼誅滅誕内不自安乃傾帑藏振施曲赦有罪以收衆心畜養揚州輕俠數千人以為死士因吳人欲向徐堨請十萬衆以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吳寇司馬昭初秉政長史賈充請

遣參佐慰勞四征且觀其志昭遣充至淮南充見誕論說時事因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為何如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乎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黙然還言於昭曰諸葛誕再在揚州得士衆心今名之必不來然反疾而禍小不名則反遲而禍大不如名之昭從之甲子詔以誕為司空召赴京師誕得詔書愈恐疑揚州刺史樂綝間已遂殺綝斂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兵揚州新附

勝兵者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為閉門自守之計遣長史吳綱將小子靚至吳稱臣請救并請以牙門子弟為質　司馬昭奉帝及太后討諸葛誕吳綱至吳吳人大喜使將軍全懌全端唐咨王祚將三萬衆與文欽同救誕以誕為左都護假節大司徒驃騎將軍青州牧封壽春侯懌琮之子端其從子也六月甲子車駕次項司馬昭督諸軍二十六萬進屯丘頭以鎮南將軍王基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與安東將軍陳騫等圍壽

春基始至圍城未合文欽全懌等從城東北因山乘險得將其衆突入城昭敕基斂軍堅壁基累求進討會吳朱異率三萬人進屯安豐爲文欽外勢詔基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四集但當精修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於

是基等四面合圍表裏再重塹壘甚峻文欽等數出犯圍逆擊走之司馬昭又使奮武將軍監青州諸軍事石苞督兖州刺史州泰徐州刺史胡質等簡鋭卒為游軍以備外寇泰擊破朱異於陽淵異走泰追之殺傷二千人　秋七月吳大將軍綝大發卒出屯鑊里復遣朱異帥將軍丁奉黎斐等五人前解壽春之圍異留輜重於都陸進屯黎漿石苞州泰又擊破之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襲都陸盡焚異資糧異將餘兵食葛葉走

歸孫綝綝使異更死戰異以士卒乏食不從綝命綝怒

九月己巳綝斬異於鑊里辛未引兵還建業綝既不能

拔出諸葛誕而喪敗士衆自戮名將由是吳人莫不怨

之司馬昭曰異不得至壽春非其罪也而吳人殺之欲

以謝壽春而堅誕意使其猶望救耳今當堅圍備其越

逸而多方以誤之乃縱反間揚言吳救方至大軍乏食

分遣羸疾就穀淮北勢不能久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

中乏糧外救不至護軍蔣班焦彝皆誕腹心謀主也言

於誕曰朱異等以大衆來而不能進孫綝殺異而歸江東外以發兵為名内實坐須成敗今宜及衆心尚固士卒思用并力決死攻其一面雖不能盡克猶有可全者空坐守死無為也文欽曰公今舉十餘萬之衆歸命於吳而欽與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兄子弟盡在江表就孫綝不欲來主上及其親戚豈肯聽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民並疲今守我一年内變將起柰何捨此欲乘危徼幸乎班𤣥固勸之欽怒誕欲殺班𤣥二人懼十一月

棄誕踰城來降全懌兄子煇儀在建業與其家內爭訟攜其母將部曲數十家來犇於是懌與兄子靖及全端弟翩緝皆將兵在壽春城中司馬昭用黃門侍郎鍾會策密為煇儀作書使煇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懌等說吳中怒懌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命十二月懌等率其衆數千人開門出降城中震懼不知所為詔拜懌平東將軍封臨湘侯端等封拜各有差

三年春正月文欽謂諸葛誕曰蔣班焦彝謂我不能出

而走全端全懌又率衆逆降此敵無備之時也可以戰矣誕及唐咨等皆以爲然遂大爲攻具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而出圍上諸軍臨高發石車火箭逆燒破其攻具矢石雨下死傷蔽地血流盈塹復還城城内食轉竭出降者數萬民欽欲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爭恨欽素與誕有隙徒以計合事急愈相疑欽見誕計事誕遂殺欽欽子鴦虎將兵在小城中聞欽死勒兵赴之衆不爲用遂單走踰城出自歸於司

馬昭軍吏請誅之昭曰欽之罪不容誅其子固應就戮然鴦虎以窮歸命且城未拔殺之是堅其心也乃赦鴦虎使將數百騎廵城呼曰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又表鴦虎皆為將軍賜爵關内侯城内皆喜且日益飢困司馬昭身自臨圍見城上持弓者不發曰可攻矣乃四面進軍同時鼓譟登城二月乙酉克之誕窘急單馬將其麾下突小城欲出司馬胡奮部兵擊斬之夷其三族誕麾下數百人皆拱手為列不降每斬一人輒降

之卒不變以至於盡吳將于詮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取也乃免冑冒陳而死唐咨王祚等皆降吳兵萬衆器仗山積司馬昭初圍壽春王基石苞等皆欲急攻之昭以為壽春城固而衆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或者使同就戮吾當以全策縻之但堅守三面若吳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游兵輕騎絶其轉輸可不戰而破也吳賊破欽等必成擒

矣乃命諸軍按甲以守之卒不煩攻而破議者又以為淮南仍為叛逆吳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縱宜悉坑之昭曰古之用兵全國為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就得亡還適可以示中國之大度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以安處之拜唐咨安遠將軍其餘裨將咸假位號衆皆悅服其淮南將士吏民為誕所脅略者皆赦之聽文鴦兄弟收斂父喪給其車牛致葬舊墓昭遺王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衆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筭利

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至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昭欲遣諸軍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釁有滅吳之勢王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衆死者大半姜維因洮西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弭是其修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

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犇懼挫威也昭乃止以基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

習鑿齒曰君子謂司馬大將軍於是役也可謂能以德攻暴夫建業者異道各有所尚而不能兼并也故窮武之雄斃於不仁存義之國喪於懦退今一征而禽三叛大虜吳衆席卷淮浦俘馘十萬可謂壯矣而未及安坐賞王基之功種惠吳人結異類之情寵鸞葬欽忘疇昔之隙不咎誕衆使揚土懷愧功

高而人樂其成業廣而敵懷其德武昭旣敷文筭又洽推此道也天下其孰能當之哉

司馬氏簒魏

魏高貴鄉公正元元年春二月殺中書令李豐初豐年十七八已有清名海内翕然稱之其父太僕恢不顧其然敕使閉門斷客曹爽專政司馬懿稱疾不出豐為尚書僕射依違二公閒故不與爽同誅豐子韜以選尚齊長公主司馬師秉政以豐為中書令是時太常夏侯玄

有天下重名以曹爽親故不得在勢任居常怏怏張緝以后父去郡家居亦不得意豐皆與之親善師雖擢用豐豐私心常在玄豐在中書二歲帝數獨召豐與語不知所說師知其議已請豐相見以詰豐豐不以實告師怒以刀鐶築殺之送尸付廷尉遂收豐子韜及夏侯玄張緝等皆下廷尉鍾毓案治云豐與黄門監蘇鑠永寧署令樂敦宂從僕射劉賢等謀曰拜貴人日諸營兵皆屯門陛下臨軒因此同奉陛下將羣僚人兵就誅大將

軍陛下儻不從人便當劫將去耳又云謀以玄為大將軍緝為驃騎將軍玄緝皆知其謀庚戌誅韜玄緝鑠敦賢皆夷三族　帝以李豐之死意殊不平安東將軍司馬昭鎮許昌詔名之使擊姜維九月昭領兵入見帝幸平樂觀以臨軍過左右勸帝因昭辭殺之勒兵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帝懼不敢發昭引兵入城大將軍師乃謀廢帝甲戌師以皇太后令名羣臣會議以帝荒淫無度褻近倡優不可以承天緒羣臣皆莫敢違乃奏收

帝璽綬歸藩于齊使郭芝入白太后太后方與帝對坐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帝乃起去太后不悦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將軍意已成又勒兵于外以備非常但當順旨將復何言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口有所說芝曰何可見邪但當速取璽綬太后意折乃遣傍侍御取璽綬著坐側芝出報師師甚喜又遣使者授帝齊王印綬使出就西宫帝與太后垂涕而别遂乘王車從太極殿南出羣臣送者數十人司馬孚

悲不自勝餘多流涕師又使使者請璽綬於太后太后曰彭城王我之季叔也今來立我當何之且明皇帝當永絶嗣乎高貴鄉公文皇帝之長孫明皇帝之弟子於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其詳議之丁丑師更名羣臣以太后令示之乃定迎高貴鄉公髦於元城髦者東海定王霖之子也時年十四使太常王肅持節迎之師又使請璽綬太后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我自欲以璽綬手授之冬十月已丑高貴鄉公至玄武館羣臣奏請

舍前殿公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廂羣臣又請以法駕迎

公不聽庚寅公入于洛陽羣臣迎拜西掖門南公下輿

答拜儐者請曰儀不拜公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止車

門下輿左右曰舊乘輿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徵未知所

為遂步至太極東堂見太后其日即皇帝位于太極前

殿百僚陪位者皆欣欣焉大赦改元為齊王築宮于河

内

二年春文欽毋丘儉起兵壽春司馬師率中外諸軍討

之事見淮南三叛　舞陽忠武侯司馬師疾篤還許昌衛將軍昭自洛陽往省師師令昭總統諸軍辛亥師卒于許昌

二月丁巳詔以司馬昭為大將軍錄尚書事

甘露元年夏四月庚戌賜大將軍昭袞冕之服赤舄副焉　秋八月庚午詔司馬昭加號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

二年司馬昭奉帝討諸葛誕事見淮南三叛

三年夏五月詔以司馬昭為相國封晉公食邑八郡加

九錫昭前後九讓乃止
四年春正月黄龍二見寧陵井中先是頓丘冠軍陽夏井中屢有龍見羣臣以為吉祥帝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作潛龍詩以自諷司馬昭見而惡之
元皇帝景元元年夏四月詔有司率遵前命復進大將軍昭位相國封晉公加九錫　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五月己丑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

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不測宜見重詳帝乃出懷中黄素詔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懼況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昭呼經欲與俱經不從帝遂拔劒升輦率殿中宿衛

蒼頭官僮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伷遇帝於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伷衆犇走中護軍賈充自外入逆與帝戰於南闕下帝自用劒衆欲退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爲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抽戈前刺帝殞于車下昭聞之大驚自投於地太傅孚犇往枕帝股而哭甚哀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昭入殿中召羣臣會議尚書左僕射陳泰不至昭使其舅尚書荀顗召之泰曰世之論者

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内外咸共逼之乃入見昭悲慟昭亦對之泣曰玄伯卿何以處我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昭久之曰卿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昭乃不復更言顗或之子也太后下令罪狀高貴鄉公廢為庶人葬以民禮收王經及其家屬付廷尉經謝其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及就誅故吏向雄哭之哀動一市王沈以功封安平侯庚寅太

傅嘏等上言請以王禮葬高貴鄉公太后許之使中護
軍司馬炎迎燕王宇之子常道鄉公璜於鄴以為明帝
嗣炎昭之子也　癸卯司馬昭固讓相國晉公九錫之
命太后詔許之　戊申昭上言成濟兄弟大逆不道夷
其族六月癸丑太后詔常道鄉公更名奐　甲寅常道
鄉公入洛陽是日即皇帝位年十五大赦改元　丙辰
詔進司馬昭爵位九錫如前昭固讓乃止
二年秋八月甲寅復命司馬昭進爵位如前不受

四年春二月復命司馬昭進爵位如前又辭不受

冬十月復命大將軍昭進位爵賜一如前詔昭乃受命

昭辟任城魏舒為相國叅軍

咸熈元年春三月己卯進晉公爵為王增封十郡王祥何曾荀顗共詣晉王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雖尊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

之德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為也及入覲遂拜而祥獨長揖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　夏五月癸未追命舞陽文宣侯懿為晉宣王忠武侯師為景王　秋八月庚寅命中撫軍司馬炎副貳相國事九月戊午以司馬炎為撫軍大將軍　冬十月丙午立炎為世子

晉武帝泰始元年夏五月魏帝加文王殊禮進王妃曰后世子曰太子　秋八月辛卯文王卒太子嗣為相

國晉王　戊子以魏司徒何曾為晉丞相癸亥以驃騎將軍司馬望為司徒　冬十一月壬戌魏帝禪位于晉甲子出舍于金墉城太傅司馬孚拜辭執帝手流涕歔欷不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丙辰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丁卯奉魏帝為陳留王即宫于鄴優崇之禮皆倣魏初故事魏氏諸王皆降為侯追尊宣王為宣皇帝景王為景皇帝文王為文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以石苞為大司馬鄭沖為太傅王祥為太保何

曾為太尉賈充為車騎將軍王沈為驃騎將軍其餘文武增位進爵有差　詔除魏宗室禁錮　初置諫官以散騎常侍傅玄皇甫陶為之玄幹之子也玄以魏末士風頹敝上疏曰臣聞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放誕盈朝遂使天下無復清議陛下龍興受禪弘堯舜之化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之士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

有言上嘉納其言使玄草詔進之然亦不能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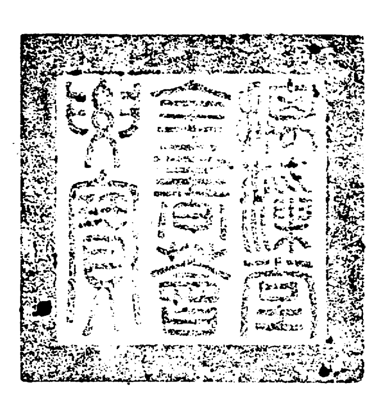
二年春正月丁亥即用魏廟祭征西府君以下并景帝凡七室　秋九月戊戌有司奏大晉受禪於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如虞遵唐故事從之

八年春二月壬辰安平獻王孚卒年九十三孚性忠慎宣帝執政孚常自退損後逢廢立之際未嘗預謀景文二帝以孚屬尊亦不敢逼及帝即位恩禮尤重元會詔孚乘輿上殿帝於阼階迎拜既坐親奉觴上壽如家人

禮帝每拜孚跪而止之孚雖見尊寵不以為榮常有憂
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内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
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當衣以時服斂以素
棺詔賜東園温明秘器諸所施行皆依漢東平獻王故
事其家遵孚遺旨所給器物一不施用
十年邵陵厲公曹芳卒初芳之廢遷金墉也太宰中郎
陳留范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稱疾不出陽狂不言
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有婚宦大事輒密諮焉合者

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旨子喬等三人並棄學業絶人事侍疾家庭足不出邑里及帝即位詔以二千石祿養病加賜帛百匹喬以父疾篤辭不敢受粲不言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終於所寢之車
魏元帝太安元年陳留王薨謚曰魏元皇帝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一上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謄錄監生臣李堈